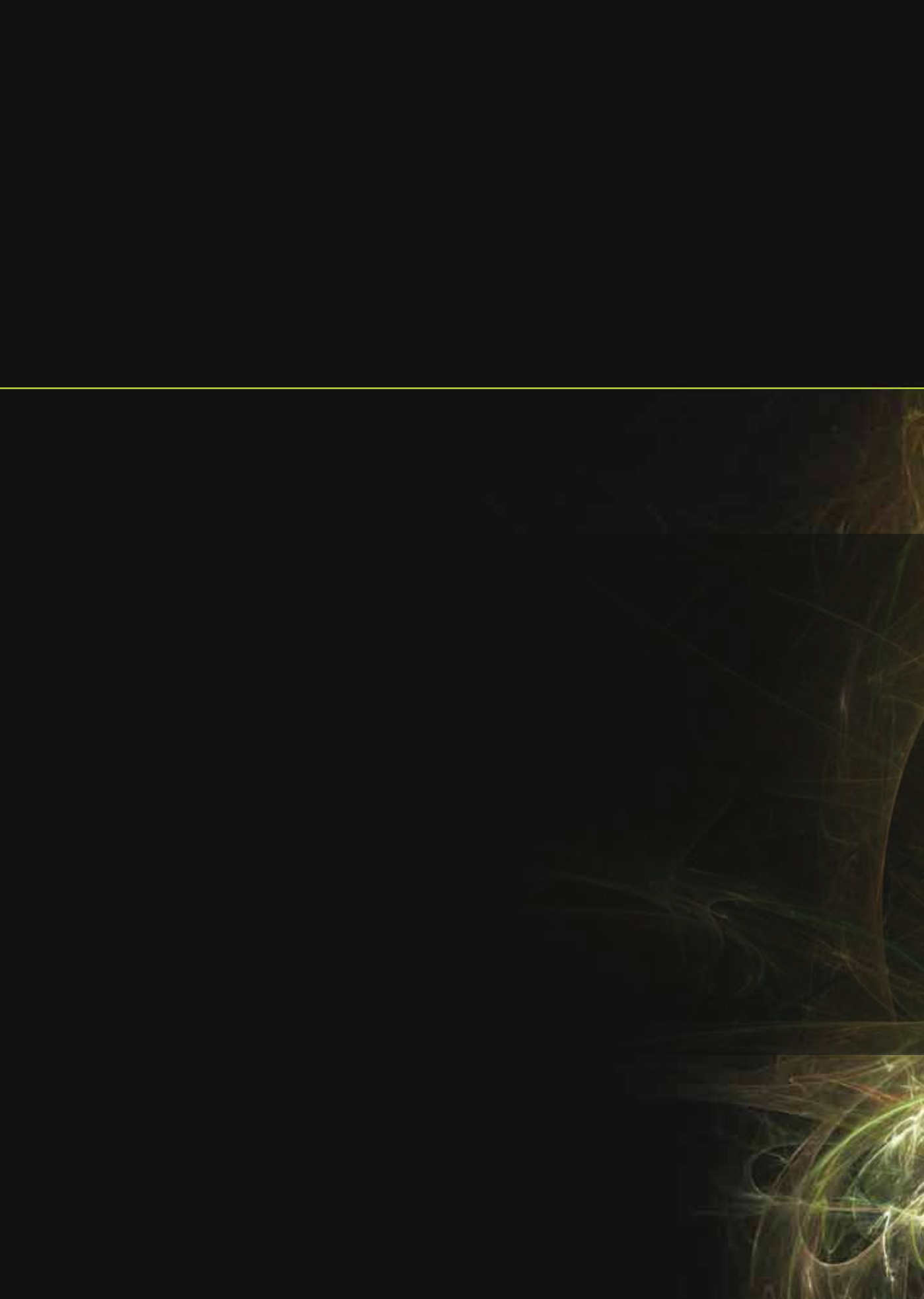


神國奇歷



戴冕恩



神國歷奇

序

旅程的開始

將要來的審判

聆聽神的挑戰

合一的能力

神的道路

下一步

當以斯帖在這地興起

擊地

列國——祂的產業



序

晚餐後，我的朋友在清理桌面，但我卻坐立不安。

「大衛，當我們在清理的時候，你何不輕鬆一下呢，喝茶嗎？」他們問道。

「好的，就喝杯茶吧，麻煩你！」我邊步入客廳，邊回答他們。

我坐在沙發裡，感到乏力，「神啊，我實在不知道還能不能忍受下去。」我喃喃自語。

當我被邀請在朋友的教會事奉時，我欣然答應了。他們是一對敬虔的夫婦，牧養一間很成功的教會。我們有同一心志，也對主有相同的熱情；每次相聚後，我都受到鼓勵，生命也被建立。

但這次在我到達他們家的一刻，我感覺不妥，空氣中瀰漫著緊張的氣氛，我意識到先前發生過爭吵，而事件看來仍未平息。

到了晚飯的時候，氣氛更見緊張。我覺得自己好像在蛋殼上走路，小心翼翼地避免說錯話，恐怕衝突一發不可收拾。

這時候，吃過了飯，我坐在沙發裡，等候他們端來熱茶。我默禱說：「神啊，我愛探訪我的朋友，但我不能待下來，這種緊張的氣氛令我透不過氣。或者我出外幾個鐘頭，或者在酒店留宿吧，但是我應該怎樣跟他們說呢，我怕令他們難堪，或傷害到大家的感情。」

主溫柔地向我的心說話，但語氣帶點憂傷，讓我永遠難忘：「大衛，現在你明白我在我的教會中的感受是怎樣的。我愛我的新婦，我想跟她在一起，所以我常常要探訪她。但一段時間後，爭鬥、不和、嫉妒使我很難過，我不能留下來，所以離開了。然而我對新婦的思慕卻吸引我回來，於是再來造訪，然後又要離開。造訪之後就會離開。」

大衛，你告訴我，哪裡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哪裡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安息的地方

「耶和華如此說，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腳凳。你們要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裡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賽66:1）

自從有伊甸園之後，神一直想在人間尋找安息的地方，一個與人相交之地。曠野的會幕和所羅門的聖殿都是神偉大計劃的影兒，至高的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房屋，而是住在活石所建成的殿宇，靠基督聯絡得合適。（弗2:19-22）

哈該曾對這個「後來」的殿——耶穌基督的教會——發出預言，他說這個殿的榮耀必大過所羅門的殿的榮耀（該2:9），過去神的榮耀曾使人不能站立。然而，今日的教會正在經歷這個「更大的榮耀」嗎？

使與他們同去，祂自己卻不去了。摩西說：「你若不親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們從這裡領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豈不是因你與我們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與地上的萬民有分別嗎？」（出33:15-16）

摩西明白到天使的彰顯、神蹟奇事，甚至產業和應許，統統不及神的同在那麼的寶貴，神的同在才是以色列人與其他民族最大的分別之處。

我們的心是否與摩西有共鳴？我們對神的同在有永不滿足的渴求，以致教會從世界分別出來嗎？還是我們對偶爾的復興、天使的造訪和神蹟已感到滿足了？我們是否想看見祂的榮耀多於實現我們個人的異象或命定？或是多於事工的增長和成就？

自從有伊甸園之後，神一直想在人間 尋找安息的地方

不，事實上，我們經歷了很少。我們或會誇耀屬靈經驗，或是神賜予生活和事工上的祝福，但整體而言，教會缺少了神停留在我們中間的榮耀。

在許多方面，我們跟預備進入應許之地的以色列人很相似，他們的焦點全是祝福，卻不理會他們的牢騷、抱怨使神多麼憂傷。神告訴摩西說，祂仍會按照應許帶領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但只是差派天

如果你的回答是「是的」，我邀請你繼續在以下我要告訴你們的故事中，與我一起行過這旅程。這是關於餘民的故事，他們有跟你一樣的心志，決心要看見加拿大的教會走入命定，成為滿有神榮耀的安息的地方。故事更記載了一群忠心和堅毅的人如何遇見滿有尊榮、憐憫和恩典的永活神。

我們開始吧……

旅程的開始

我從沒想過要來加拿大。

埃及是我的祖國，但神出乎意料地把我和家人從埃及連根拔起，然後移植到加拿大的溫哥華，到那時已六年了。這次遷移是始料不及的，我在埃及已建立了一個相當成功的事工，專注於我早已認定的呼召，就是向我的同胞——阿拉伯人——傳福音。但突然間，我被帶到這個北方的國家，這裡的文化如當地天氣一樣的冰冷，我感到困惑、孤單和難過。

那時候，唯一的安慰來自巴布·畢治牧師(Bob Birch)，神使我與他連結在一起。當時巴布牧師是八十歲的「禱告使徒」，備受世界各地領袖的愛戴。在我們相遇不久之後，他邀請我跟他到其他地方服事，我答應了，為他提行李，與他結伴踏上許多的事奉旅程。

巴布牧師很重視禱告和等候神，他生命中強調的經文之一是「凡是有耳的，就當聽聖靈向教會說的話」。他熱愛加拿大，並渴望看見耶穌在約翰福音17章裡為教會合一的禱告得以成就。每個晚上，他會在清晨兩點起床，拉開椅子，跪在地上禱告直至早上八點，懇求神成就加拿大教會的命定，並帶下信徒之間的合一。

我認識他不久之後，巴布牧師覺得神感動他招聚一班年輕人為加拿大和溫哥華禱告，並等候神的帶領。這班年輕人就是後來為人所知的「萬國守望者」事工的種子。



戴冕恩牧師、趙仲權牧師、巴布·畢治牧師

幾年間，我常常跟隨巴布牧師去不同的地方，後來人們也開始認識我，於是巴布牧師大方地讓我有機會與他一同服事。不久，我也接到邀請，自己前往各處講道。即使這與我原本以為在埃及會過的生活非常不同，我為著一切主所開啟事奉的門心存感恩。漸漸地，我開始接受在加拿大定居的事實，也盡力去活得最好。

但仍有一件事情讓我難以接受。有時候，巴布牧師和我與國際知名的先知領袖們在一起聚會時，他們認出我的恩膏，便開始向我發預言，是關乎神將來要在我生命中作的大事。起初幾次我會感到興奮，因為確認了神並沒有把我丟棄在加拿大，祂仍然有一個使命給我！然而，年復一年預言持續不斷，而我的處境卻沒有任何改變。到了一個地步，當我聽見另一個預言時，不會為我帶來任何鼓舞，卻只會觸動「延遲盼望」的痛楚。

「為甚麼他們不放過我呢？」我經常向太太抱怨說：「我不需要聽神將來要在我身上做的一切大事。我必須離開埃及、放下所有的事工，來到一個我從一開始就不想來的國家，這已經夠糟了。我正嘗試為著我所擁有的而知足與感恩，但常常被提醒現在我沒有甚麼，現在我不是甚麼，這根本幫不了我。」

但你怎能叫一個先知閉口呢？

當時我並不知道我即將會與神有一個足以改變我一生的相遇。

1994年，我的朋友伊·阿巴迪 (Imiel Abadir) 來美國服事，他是埃及知名的先知。我知道他的行程後，就邀請他來溫哥華一趟。我想把他介紹給巴布牧師和萬國守望者的同工。

當我們相聚傾談的時候，大家的靈被觸動了。伊·突然定睛看我，然後開始發預言。

「明年必須要有一個特會，」他繼續說，「而你只有兩個月的籌備時間。如果你不開始籌備，你將會錯過一些事情。主將要在你的國家做偉大的事。」

我希望我會說：我以喜樂的心接受他的預言；但真實的情況是：我有相反的回應。

我心裡在想：「是的，主要做大事，好的。主啊，你知道，我聽過了一千次了，我真的不想再聽了。」

但是每次想忘記這些話，我就感覺到心裡出現改變，信心和興奮的心情不知不覺地進入我的心靈。

「為甚麼是現在？」我問自己，「這個預言跟以前聽過的有甚麼不同呢？」

突然間，一個影像閃過我的腦海，是以前看過的卡通。不記得是米奇老鼠還是高飛，總之是一個卡通人物，它躺臥在地上，空洞，完全沒有生命氣息。突然間，紅色出現，首先在腳趾，後來蔓延全身，直至它恢復生命。這就是我當時的感受！好像有人突然將生命注入我體內。

「這件事，」——有一個聲音在我心底裡響起。「你就是為此而生！」

「這件事，」我的理智起了懷疑，「我就是為此而生？我是為主辦一個特會而生的嗎？」

我從沒想過要來加拿大

於是我置之不理，想忘記整件事。你必須認識關乎我的一件事，那就是當我下定決心，就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動搖我。我沒興趣主辦特會或其他活動。老實說，在事工中的所見所聞已令我逐漸地醒悟。許多的工作計劃，許多的聚會，許多的心血、金錢、時間，但似乎只有很少長存的果效。我們城市、國家的改變與轉化在哪裡？不，我沒興趣重覆別人已經在做的事情。一想到籌備特會，我就感到厭倦。

就這樣一個月過去了。之後又過了幾個星期，在我教會中的人突然開始作一些關於特會的夢，他們跟我的牧師趙仲權說：「我們看見明年會有特會，感到很迫切，現在要開始籌備。」

趙仲權牧師是我最親密的朋友之一，伊每向我發預言時，他也在場。因此他來找我談話。

「大衛，是怎麼回事，你甚至不想要考慮這個預言？」他問道。

「我不想要籌劃特會，已經有太多的特會了，我看不出會有甚麼不一樣的成果。我不想做重覆的事，我厭倦了嘗試去推動事情、要神去作。如果神要我做甚麼，祂就得清楚地告訴我那是甚麼事。」

「好的，大衛。」他溫和地回答。「我瞭解甚麼是你不想做的，但可不可以告訴我，你心裡渴望的是甚麼？」

「我想看見渴望神同在的人們聚集在一起，單單是因為神召喚他們，不是因為活動內容或講員的名聲。想像一個沒有預定講員的特會，大家只是等候神，直到祂對我們說關乎祂對加拿大的心意。想像不受時間限制的敬拜——我們不停止，直到主釋放我們。即或所有我們做的，就是好幾個鐘頭的敬拜——只要能使祂的心得著滿足，我們也就應當滿足了。假如主想說甚麼，祂能膏抹任何祂想要的人來傳講主的話。即或是一個十一歲的男孩，若是他有神的話語，我要看見那話語被釋放出來。」

我想看到加拿大的教會為祂的榮耀、祂的同在預備自己！」

「我從沒去過像這樣的特會，但卻很想去。我想這正是神要我們做的事情。」趙牧師說。

惠斯勒(WHISTLER)

第二年的夏天，1995年7月，我們舉行第一次「列國聚集」。當我們為場地禱告時，主在我們靈裡確認是在英屬哥倫比亞省的惠斯勒舉行，那是座落在洛磯山脈一個美麗的渡假勝地。但我們仍不



老鷹可以一同飛翔嗎？

當萬國守望者團隊在為惠斯勒(Whistler)的聚集尋求神的心意時，神提出一個問題：「老鷹可以一同飛翔嗎？」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因為老鷹的獨立自主是眾所週知的——他們單獨飛翔，並不成群結隊。討論之後，他們覺得主在說這個聚集將是個獨特的試驗：信徒們，特別是領袖們，是否能夠謙卑放下他們的獨立自主（他們對某個異象或宗派的效忠），而聚集在一起，沒有時間表，也沒有議程，就是單單等候神？

在聚集之前幾個月，全國新聞中報導了一個發生在惠斯勒旁Squamish小鎮的特殊現象。成千隻的老鷹聚在空中一同翱翔，密集的程度讓飛行員看不到小鎮機場的跑道。這似乎是從主而來的一個印證的記號，老鷹是可以也確實會一起飛翔的！

知道該用什麼名稱，不想用「特會」這個字，因為這跟傳統教導式特會非常不同。我們將問題帶到主面前，祂引領我們讀撒迦利亞書10章8節：

「我要發嘶聲，聚集他們。」

發嘶聲(Whistle)... 發嘶聲者(Whistler；惠斯勒)... 聚集(gather)... 聚集(gathering)？

「好的，主似乎要我們稱它為『聚集』。」我們同意了。

我們沒有為惠斯勒聚集作很多宣傳，因為我們盼望人們來參加，是因為聖靈對他們說話，而不是因為我們高明的宣傳手法。我們做了簡單的傳單，簡潔地說明聚集的目的：我們相信主正在基督的身子裡尋找一群餘民，聚在一起敬拜祂、等候祂，渴望看到祂的安息之所在教會中被建立。在其中

沒有人事先預定的程序，沒有時間表，也沒有公佈講員的名字。

屬靈的父母親

我們只會公佈「屬靈父親和母親」的姓名，他們承諾為聚集提供遮蓋。屬靈父母親對教會的忠心服事受到肯定，他們的心胸比他們自己的異象和事工更大。為了看見神國降臨，願意不計任何代價。他們大多是年紀較大的領袖，但又不一定是，因為作屬靈的父母與年齡及影響力不太相關，而更多是因神賜給他們恩典，使他們獲得教會和其他領袖們的信任與尊敬。

我想看到加拿大的教會為祂的榮耀、祂的同在預備自己！

屬靈父母親在基督身體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為成就神的旨意提供屬靈遮蓋。關於屬靈遮蓋的重要性，我年輕的時候，在埃及多年的事奉中，學了艱辛的功課。雖然我有很大的熱情、異象，但智慧不足，在為神給我的異象奔跑的時候，我多次地碰壁，使我和跟隨我的人受傷與困惑。然而，屬靈父母親擁有與神同行的經驗，所以常能預先感受到將要來的困難。他們也有智慧，知道如何制敵機先，使仇敵將發動的攻擊無效失敗，如果年輕領袖學會行走在被信任的屬靈父母遮蓋之下，他們在追求神的歷程中，就能避開許多「不必要的傷亡」。

所以當我在加拿大開始這新的「旅程」時，我決定不單獨行事。我知道在聚集中，父母親的遮蓋將更為重要，因為我們是在新的領域中探險，嘗試我們從未曾作過的事情。一方面，我們想讓聖靈有最大的自由來主領聚會，但同時又要維持合宜的屬靈秩序。屬靈父母親的智慧甚為寶貴，有

助於我們維持這平衡。

聚集的開始

因為我們是名不見經傳的團隊，而且做的事情不太尋常，所以只期望約莫七百或八百人參與聚集。但我們寄出傳單後，幾個星期之內，行政同工打電話來，語帶震驚向我報告報名的進展：「大衛，名額全滿！」

「你說甚麼？」我驚叫起來。

「二千人報了名，每日都有人從世界各地打電話來。我告訴他們滿額了，沒有座位了。會場只能坐一千八百人，但他們懇求我們讓他們來，說神叫他們來參加聚集。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除了海外人士外，不再接受報名。我們會找出方法把所有的人帶入會場。」

我們真的找到方法——將場地中央的一半座位移走，在五天的聚會裡，二千三百個參加者中有許多人席地而坐，但沒有人抱怨，我們都被神的同在吸引著。

惠斯勒聚集滿有榮耀，就是這樣，我們經歷了以前沒經歷過的神的同在。為了讓聖靈自由地安排協調聚會，我們沒有「計劃」程序。雖然如此，聖靈揭開了在教會中的歷史傷痕和分裂；祂攪動我們去代禱、悔改、宣告，以及作特定的先知性行動，我們知道這些都是屬靈的「以箭擊地」（王下13:18），以轉變加拿大的屬靈空氣。但我們不曉得，我們的旅程只是剛剛開始而已。





將要來的審判

「我不會再辦一次聚集了。」我發誓。

我倦透了，又灰心。

惠斯勒聚集之後，屬靈父母親（增至二十人）一同禱告時，我們感到主帶領我們隔年再主辦一次聚集。1996年7月，四千五百人擠進運動場，神再一次與我們相遇，並且精確地安排協調整個聚會。

但在聚集後，真實問題開始浮現。首先，敵人猛烈攻擊領袖團隊，質疑變成指控，指控變成分裂，核心成員間彼此不和。

我們更開始質疑自己所作的事情。我知道聚集大有能力，我看見主揭開加拿大教會中分裂和傷痕的問題，這是阻撓我們進入醫治列國的命定的關鍵。

問題是這些突破不能持久。在聚集後幾個星期或幾個月，效果似乎褪去了，人們又回復到先前的狀況：受傷、痛苦、分裂。這是非常令人沮喪的。

更壞的是，有些國際備受尊崇的先知開始釋放神的警告，預告審判將要臨到加拿大。

加拿大的命定

加拿大正式的名稱是「加拿大領土」(Dominion)。這名字出自於詩篇72:8「他要執掌權柄(Dominion)，從這海直到那海，從大河直到地極。」而這節經文被雕刻在加拿大首都渥太華的國會建築的石牆上。

世界上唯有加拿大這國家有一片葉子明顯的展示在國旗上。不同的國際領袖被主感動，預言血紅色的楓葉象徵加拿大在末世的命定——將醫治帶給列國，就像在啟示錄中生命樹上的葉子。(啟示錄22:2)

加拿大已經被神所預備，是為了神計劃中賦予她的末世任務。各族、各民、各方的人都被歡迎進入加拿大。每一種獨特的文化不但沒有失去，反而被小心保護著，並且被編織成變化多端的加拿大繡帷。我們是奈及利亞裔加拿大人，烏克蘭裔加拿大人，華裔加拿大人——雖然各不相同，但在愛中彼此合一。

所有這些事情深深地困擾我，我喜愛在聚集中經歷神的同在，但我想要的不僅止於是成功的聚會。我渴望神的同在湧進加拿大的教會，我渴望看到在我們國家中有持久且明顯的轉化。

有些東西攔阻了神的恩寵臨到加拿大，並使這些突破無法成為永久的勝利。我知道再辦更多的聚集也沒有意義，除非主啟示這根源的問題是甚麼。我們需要尋求祂的面，並且等候祂。

等候神

當萬國守望者團隊開始在聚集中同行時，神引領我們立了一個基本盟約。約的第一部分就是我們決不會自己起首為神作甚麼，而是一直等候祂直

至祂說話。不管必須要等多久，我們只會像以色列人一樣，日夜跟著雲柱火柱前行。除非有來自於神的明確話語，否則不會起步。

「等候」是今日教會失去了的藝術。有些人相信我們之所以對等候感到掙扎，是因為我們身處於快速的社會，所有東西都可以立即得到。或許真的如此，但我不認為忍耐是等候神的主要困難，問題的核心其實是我們對基督統治權的認識。

一個元首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加2:20)

救恩的代價是死亡——不單是耶穌的死，我們也要死去。我不是說身體的死亡（雖然有些人被呼召如此），而是由「己」主宰的生命要死去。成為基督徒，意謂著我們已經接受了耶穌，不單是救主，也是我們生命的主。從那時起，我們生活必須做效的模範，就是君王耶穌的樣式。

有些東西攔阻了神的恩寵臨到加拿大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2:5-8)

即使耶穌完全地是神，祂捨棄自己單獨作任何決定的權利，並且謙卑自己，過一個全然降服與順從天父旨意的生命。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不能作

甚麼，惟有看見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樣作。」（約5:19）

「你們所聽見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來之父的道。」（約14:24）

所以耶穌除了作祂看見父所作的，不作甚麼；而祂也只說祂聽見父所說的。我不認為我們完全明白這到底是怎麼樣的順服。

我們決不會自己起首為神作甚麼，而是一直等候祂直至祂說話

假如你是我的朋友，你來問我：「大衛，一同去吃午飯，好嗎？」我回答說：「我很願意，但若沒有先問過我太太，我不能作任何事情。」所以我就去請示太太，因為她同意了，我們才出去吃午飯。

假如第二日你要去購買輪胎，在途中遇見我，於是問我想不想陪伴你去選購輪胎。如果我這樣回應說：「嗯，我很願意；但若沒有先問過我太太，我真的不能作任何事情。」你可能會開始感到有點不安，想要知道我到底是怎麼了。

如果又過了幾日，你有球賽的門票，因為知道我喜歡看球賽，於是來電話邀請我去。而我回答說：「太好了，我愛看球賽，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起去，但你知道，若沒有先問過我太太，我不能作任何事情。」

你對這情況會有甚麼反應呢？即使你不說出口，我猜你會這樣想：「這個人到底有甚麼毛病？他難道沒有自己的主見嗎？沒有先問過太太，他就不能作

任何事情嗎？他需要開始像個男人般的行事！」人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們的自由意志——我們自己決定作主的權利。如果沒有了自由意志，人性就不完全了。所以耶穌不只是謙卑自己捨棄祂作為神的權利，祂甚至更進一步捨棄像人一樣作決定的權利。

如果我們真正明白身為一個奴僕當如何去順服君王，那麼，等候神對我們來說就不再是個問題了。因為若是我們沒有權利憑著自己做甚麼或說甚麼，我們整個生命的態度就會變成非常積極的聆聽。我們會要等候神直到祂說話，因為知道我們唯有順從祂的命令才能採取行動。

我相信向著自我管治死，並向著神的管治完全降服，是看見神的國被建立重要的第一步。

所以我下定決心，直到我們從主那裡有領受，我不會再舉辦另一次的聚集，或是籌劃任何聚會。

為甚麼審判的預言臨到加拿大？有甚麼根源的問題攔阻了加拿大教會成為祂安息的地方？祂要我們做甚麼？



聆聽神的挑戰

「大衛，你一直問我是甚麼根源問題阻止了我的恩寵臨到加拿大。我想告訴你了。」

我感到釋然！萬國守望者團隊好幾個月以來一直尋求主，等候祂向我們啟示祂的心意。主會說甚麼呢？我停頓下來，要專心聆聽答案。

「根源問題就是反猶太主義的心，是歐洲先祖來加拿大建國時帶來的，這使我的心憂傷。大衛，我要你呼召加拿大為反猶太人的心悔改。如果國家不悔改，審判便會臨到。」

我很困惑。

加拿大是反猶太人的嗎？不應該是如此的。加拿大是公認全世界最寬容與接納的國家之一，這怎麼會是根源的問題？

可是在我靈裡深處，我感到這話真是來自於神。

爭戰已經開始了。

為過去悔改

信徒該為祖先的罪悔改嗎？在撒母耳記下21章，以色列有三年的饑荒。當大衛求問神關乎饑荒的原因時，神回答說：「這饑荒是因掃羅、和他流人血之家、殺死基遍人。」基遍人是外邦人，約書亞曾與他們立約，保證不會傷害他們。但多年後，掃羅大發熱心要消滅基遍人。而因這個罪，幾年之後以色列各地遭受了饑荒的審判。但當大衛為此贖罪後，「神垂聽國民所求的。」（撒下21:14）

因此，當神顯明過去歷史上的罪時，我們有權利和責任為此來悔改，好使祂的旨意在我們的國家不被攔阻。

兩個接收器

我們每個人都有兩個接收器來聆聽神：我們的心思和我們的靈。

我們心思的運作基於推理。當我們聽見一件事情，我們的心思就告訴我們這事合理不合理。

然而，我們靈的運作卻是基於（屬靈的）辨別。（屬靈的）辨別不是判斷事情是否合理，它只單純地印證這事是否來自於神的靈。

我們從神聽到甚麼，很大部分在於我們使用哪個接收器。

從我們重生那時開始，神的靈復甦了我們的靈，我們就具有了這（屬靈的）辨別力。耶穌所說的好牧人比喻，就是有關（屬靈的）辨別。祂教導說，羊能分辨出牧人和陌生人之間不同的聲音，這也是為甚麼牠們不會跟隨不熟悉的聲音。

然而，我們從神聽到甚麼，很大部分在於我們使用哪個接收器。如果是運用我們的心思，那麼任何被心思斷定為「不合理」的事，就會自動被過濾掉，我們的靈甚至沒有機會去辨識它是否來自神。

但這樣子的問題是，神在超自然的領域運行——超越那能推理的。祂是凡事都能的神（路1:37；18:27），祂的意念與道路高過於我們的（賽55:8-9）。因此，如果我們將神限定在人有限的智力範圍內，就永遠不能在我們基督徒的生活中，經歷到任何超越我們心思所能理解的事。然而，這難道不是真實的嗎？所有這些我們所喜愛的信心的故事——從大衛和歌利亞，到約書亞圍繞耶利哥城——都是神違反人邏輯的例證。

保羅提及有關我們隨從聖靈而活，而不是隨從天然的心思而活的重要性。

「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林前2:14）

那麼我們的心思有甚麼用途呢？要將它們關閉嗎？不，但我們必要使心思順服於我們的靈，並容許神來分別為聖、轉化、以及更新它們。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12:1-2）

隨從聖靈而活總是具有挑戰性的，因為我們的心思必須要被擴張才能明白我們靈裡已經知道的事。而正當我們以為自己弄清楚事情時，神將擴大我們信心的範圍，而我們的心思就必須再次被擴張。

隨從聖靈而活總是具有挑戰性的

當我想要充分瞭解主向我所說加拿大根源的問題就是反猶太主義時，我可以明確地感受到自己的心思被擴張。我需要作一個決定——我是讓我的心思對我已經聽見的打一個折扣？還是讓我的靈來分辨這是否是主的聲音？



合一的能力

我的心思極力想弄明白反猶主義如何成為加拿大的根源問題，而我的靈見證所領受的確實是來自神。但重要的是，我不會單單信任我的辨別力，我要與萬國守望者團隊分享我的領受。

在聚集剛開始時，我們訂立的基本盟約第二部分是集體辨別。集體辨別單純地意謂每個人都在他們靈裡試驗從主而來的話，然後我們一起分享彼此的領受。我們每個人只看到一部分（林前13:9），這是為甚麼在眾多謀士共同的商議之中會得安全與智慧（箴11:14；15:22）。我們的心意是要做效使徒行傳中的初代教會，當時門徒一起尋求主，直到他們說「聖靈和我們定意。」所以我們承諾不會對任何話語貿然行事，直到有一清楚的集體印證。在未能達至全體同意之前，我們會繼續尋求主，彼此溝通，直到靈裡有清晰的領受。

當我們在分享領受時，大家都同意，雖然邏輯上不明白反猶太主義與我們的命定有甚麼關係，但覺得這是主要我們去探索的。

會後不久，我們開始獲得有關這話語的印證。二次世界大戰時，加拿大反猶太人的移民政策和相關的歷史在我們眼前被揭開。許多猶太人逃離納粹德國尋求庇護，但因這些種族偏見的態度，他們被加拿大拒絕入境，最後死在歐洲的毒氣室裡。

聖路易斯號

1939年六月，一艘名叫聖路易斯號的船從德國開往古巴。當時船上有超過900名猶太人想要逃離納粹德國到古巴去開始新生活。當船到達古巴時，他們發現買的簽證是假的，而且古巴政府拒絕讓他們入境。情急之下，他們向每一個南美洲的國家申請庇護，但處處碰壁，求救無門。船又向北開到佛羅里達的邁阿密。他們發電報給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請求政治避難權，但所有的請求都被置之不理。



又過了幾個星期在海上漂流的日子，船上的資源都用盡了，船需要靠岸。加拿大是他們最後的希望，所以他們寫信給當時的加拿大總理麥肯齊請求憐憫。但因內部英裔和法裔的政治因素，總理以維持加拿大的合一為由，拒絕了他們的請求。當各國還在辯論因應之道時，船開回了德國。最後，英國、比利時、荷蘭和法國各收留了一些難民。戰爭開始不久，法國、荷蘭和比利時也相繼被納粹佔領。最後，船上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死於納粹集中營。

主告訴我們：「無辜人的血在哀告，我要你呼召加拿大為反猶太人的心悔改。」

但我們只是加拿大一個地區的一小群領袖，如何能去呼召全國悔改？我們知道單憑自己是沒有屬靈權柄作這樣全國性的呼召，必須至少有來自於全國的一群領袖都同意這件事。

集體權柄

主渴望恢復對祂的身體啟示的其中一個領域，就是集體的權柄——那就是合一的能力釋放出神的權柄在地上。

使徒行傳第2章是神贖回與恢復在巴別被玷污的合一的能力

合一中有能力——我們從巴別塔的故事中看見這點。

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既做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我們下去，在那裡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裡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為耶和華在那裡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就是變亂的意思）。(創11:1; 4:9)

合一釋放出能力，那能力太大了，被不順服神的人擁有是很危險的。所以神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不能說同一語言。那時候起，人只能運用個人的權柄，即使神要在地上實現祂的旨意，祂會揀選一個先知、一個祭司，或是一個君王，並給予他們領導的權柄，直到五旬節這天。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那時，有虔誠的猶太人從天下各國來，住在耶路撒冷。這聲音一響，眾人都來聚集，各人聽見門徒用眾人的鄉談說話，就甚納悶。（徒2:1-6）

我相信使徒行傳第2章是神贖回與恢復在巴別被人的意志所玷污的合一的能力。當時人們聚集在巴別，靠著人的靈的力量，為著人的榮耀來建造。但在馬可樓上，一百二十個人順服等候主，聖靈就再次釋放出「同樣語音」的能力——聖靈的語言——單單為榮耀主，結果有三千人信主。

五旬節那天發生的事情是神已經開始在地上建立祂的國度的信號。在此之前，門徒們行在個人的屬靈權柄中，當他們被差遣出去醫病、趕鬼和傳福音時，經歷了各樣的神蹟奇事。

但現在，一個國度的新模式已經展現出來了。一個

有異象並不等於有實現 異象的權柄

身體，一致的順服於一個頭，從聖靈領受能力，行在神的權柄中，就能改變整個城市的屬靈空氣。

敵人向來知道合一的能力釋放出從神而來的集體權柄，能對抗那些已經在城市、地域、國家中建立起營壘的空中掌權者，所以牠無所不用其極地要從教會偷走集體權柄的啟示。

我們明白在一個家庭中運作的集體權柄原則。我們知道夫婦合同行，就會有權柄，神的旨意在家裡就得成就。但如果他們不同心，他們的權柄就被削弱了。同樣的原則應用在教會或事工上，如果領袖團隊合同行，他們在那個教會或事工裡就會有權柄，以致神的旨意成就在其中。

如果教會理事會中的一對夫婦，他們在自己的家裡同心合一，這是否就意味著他們在教會中有權柄實現神的旨意，即或其他的事務與他們不合？當然不是，因為我們知道這對夫婦的權柄範圍只在於他們的家庭。他們必須與整個領袖團隊合一才能在教會擁有權柄。

所以，為甚麼我們會認為一個對城市有異象的人或事工可以自外於基督的身體，單獨去對抗空中的掌權者並實現對城市的異象呢？有異象並不等於有實現異象的權柄。為要成就神對一個城市的心意，需要集體的權柄，這不是一個人、一個事工、甚至一個宗派能作成的，無論他們是多麼的被恩膏，或

在眾多謀士共同的商議 之中會得安全與智慧

是擁有多少的啟示。唯有當基督的身體合一，全然順服為首的基督，神才會釋放權柄，使我們足以對抗控制領域的靈界勢力。

神的統治權

所以在第二年，趙仲權牧師和我旅行跨越我們這遼闊的國家，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與每個願意聽我們分享異象的領袖會面。一次又一次，我們對神權能的作為感到驚訝。有時是在我們與人會面前，祂就已經預備了他們的心；有時是當我們分享異象時，神的同在使人信服。那些向來很保守的領袖在眾人面前流淚。我們一再地聽見人說：「你們已經指出了我們國家屬靈的根源問題。」

現在問題是：「我們下一步是甚麼？」

呼召一個國家來悔改

在加拿大這樣大的國家奔波行走，召集教會來悔改，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二大國家(僅次於俄羅斯)跨越5.5個時區，東西間距離達4000英哩。





神的道路

我們知道反猶太主義的罪令神向加拿大轉臉不顧，惟有悔改，我們才能回歸正途。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代下7:14）

但神對全國悔改有甚麼策略呢？是甚麼時候？

聚集開始時立下的基本盟約有三部分。一，我們不會為神採取行動，直等到神向我們說話；二，任何主對我們所說的事，我們會一同辨別，直到我們能說「聖靈和我們定意」；三，集體辨別從而確認是出於神的話後，我們會再次等候神，直至祂向我們啟示祂的策略，告訴我們按照甚麼步驟實現異象，以及何時執行。

我們許多人在生活和事奉層面，有從神而來的領受和異象，但我們太興奮，太急於行事，結果疏忽了求問主祂要我們如何和怎樣實現異象。我們以為現在領受了，現在就去做，所以沒有求問主，就用自己的認為最好的方法去達成神的心意。

但神的道路不是我們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我們

的意念。神告訴約書亞，以色列人將會勝過耶利哥人。約書亞是大將領，身經百戰，率領數十萬士兵誓要「奪得應許之地」。假如約書亞深感自己英勇善戰，懂得如何作戰，耶利哥會被攻破嗎？不會，勝利不是因為軍力強大或謀略過人，而是因為對神的順服。

你可想過為甚麼神叫以色列人圍繞耶利哥城牆而行七日，每日一次，第七日是七次？是他們的行軍使

神的道路不是我們的道路

城牆變得脆弱嗎？不，是令以色列軟弱才對。他們必定認為圍繞城牆的行徑很古怪，或許耶利哥居民也嘲笑他們。但神要試驗以色列人是否順服，是否遵守祂的話語，祂要他們曉得不是人的能力令城牆倒塌，而是順服神所說的瑞瑪話語 (Rhema)。

瑞瑪(RHEMA)和洛各斯(LOGOS)

希臘文中有兩個字都翻譯成「神的話」：瑞瑪 (Rhema) 和洛各斯 (Logos)，洛各斯是書寫成字的「神的話」，記錄在聖經裡。洛各斯幫助我們認識神的屬性、國度的法則，以及我們在基督裡的身分。

瑞瑪是聖靈向我們說的「神的話」，關乎此時此地。可能是一節經文（洛各斯）瞬間被突顯出來與你直接相關，或是靈裡聽到的微小聲音。瑞瑪或許是神向你的心直接說話，或許透過別人傳遞的先知性話語。不管是甚麼方式，當你聽見瑞瑪，你會知道是神的話語，因為心裡產生了達成神旨意的信心。

「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羅10:17）

瑞瑪帶著創造的能力。

「諸天藉耶和華的命而造，萬象藉他口中的氣而成。」（詩33:6）

神的意念非同我們的意念

「因為他說有就有，命立就立。」（詩33:9）

神用祂的話語創造了世界，今日祂仍然將祂的旨意說出並且成就在地上。所以我們要是想看見天國在人間，我們需要聆聽祂正在說甚麼。

瑞瑪也帶著啟動神蹟的能力，改變屬靈和自然領域。在馬太福音14章，彼得因著一句瑞瑪：「你來罷！」而跳下船行走在水面上，如同行走在地上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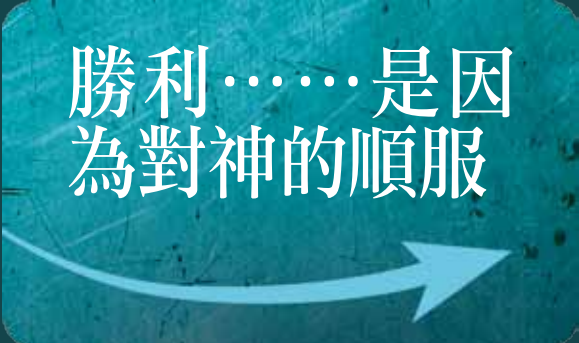
今日教會的一大難題是人們嘗試只是靠洛各斯而行。我們知道聖經（洛各斯）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提後3:16）。但不代表我們可以忽視瑞瑪，耶穌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瑞瑪）。」（太4:4）

但是我們必須小心，不可把瑞瑪視為洛各斯。聖經說，神是聖潔的，所以我們也要聖潔，這是學習公義的重要真理。聖經記載了耶穌向彼得說出的瑞瑪，叫他行在水面上，但我們不可拿來胡亂應用，以為自己也可以在太平洋上行走。這是教會常犯的錯誤，我們嘗試將神為一個人或事工說出的瑞瑪變成程序。我們聽見一間教會使用小組模式後增長了，於是也跟著開始小組模式，希望有相同的效果，但是不成功。因為神的能力不在於策略，而是在於我們是否聽見並遵行神給予我們的瑞瑪。

因此，舊約裡的策略從來不重覆。繞城走路，瓶內藏著火把，以箭擊地，這些策略本身毫無能力。這些故事的記載不

是要我們重覆故事的情節，而是要我們明白當中的法則。如果我們等候神的瑞瑪，我們的信心會被啟動，然後我們順服祂的話語，神的能力就會釋放出來，以致國度建立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勝利……是因為對神的順服

下一步

「如果你拖延，會錯過時機。」主的話很清楚。

「錯過時機？錯過甚麼時機？」我在思考。

趙仲權牧師和我在全國四處奔波了將近一年，跟不同領袖會面，以此試驗主向我們啟示的話。1998年9月，我們和萬國守望者團隊共聚時，一位領袖分享她幾日前的一個夢。她夢見自己被許多事情分心，卻沒意識到時間很迫切——11分鐘後就到午夜了，接著災難忽然發生。醒過來後她感受到主對她說：「現在是第11個小時」這句英文用語的意思是：快要沒時間了，這是最後的機會。

我們都感到這個夢是神的警告，於是禱告求主向我們啟示祂的計劃。祂感動我們要聚集一群領袖和代禱者，向他們分享異象，好使我們能為著下一步共同勉力向前，召聚一次全國性的悔改。既然主顯示「11」，我們感到聚會要在11月11日開始。

時間不多了，我們立即聯絡國內認識的一些領袖分辨這個領受，他們全給予印證，於是我們決定召開聚集，但日期仍未有共識。

他們告訴我：「大衛，太快了。牧師都很忙，要在幾個月前給予通知，他們才能安排如期赴會。11月不是好時間，大家都忙於籌備聖誕節活動，有話劇、晚宴、外展佈道。不可延後在2月嗎？到那時你會有更多的人參加。」

他們的意見很合理，但我們決定尋求主的意思。後來祂透過我們當中一些有先知恩賜的人向我們說話，祂說如果我們拖延，我們會「錯過時機」。

我不明白神說「錯過時機」到底是甚麼意思。有關全國悔改的異象，我們已努力了一年，多等幾個月又如何呢？但我們曾在盟約中承諾要順服主的每個帶領，

我們決定按感動在11月11日舉行聚集。令我們大為驚訝的是，全國各地有超過六百人回應。

到了聚集的第一個晚上，我們仍然沒有清楚的計劃，只是想讓大家知道誰來了、從甚麼地方來。我們在場地四周掛上省旗，請大家走到他們家鄉的旗號那裡。正當他們走動時，神的同在突然掃過整個會場，人們開始跪下哭泣，心裡感到悲痛。事實上，他們是極度的悲痛，涕淚俱下，連從口袋掏出紙巾的力量也沒有。

若我們今日想參與在地上建立神的國度，必須對神有這樣的信任和深度認識。

我簡直目瞪口呆，我甚至還未有機會分享異象呢！這一刻，我突然了解到我們來到神所定關鍵的時刻。

神的時間

聖經裡有兩個希臘詞語可解釋為時間：時間（chronos）和時機（kairos）

Chronos是直線式的時間觀念，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chronos，我們每天忠心順服跟隨主的聲音，這是與主同行的表記。當神說話，我們有三種回應：遵行、不遵行或拖延。因為神的計劃開展與否在乎我們的順服，有可能向前，有可能拖延。

Kairos是指「特定的季節，時候滿足的一刻」。這是歷史中的特定時間，神從永恆進入人的時間領

域來完成祂完美的計劃與目的。通常在kairos，時間的常規和自然定律會被改動。另外，在kairos，我們已沒有選擇拖延回應神的可能。神定意要執行「祂的意願」，沒有人可拖延祂的計劃。我們的順服不會影響神的作為，只會影響我們在其中的位置。我們若不是作參與者與祂同工，就是作旁觀者觀看祂的作為，這是我們的選擇。

耶穌的出生是「時候滿足」的例子。在世界之初，神定下耶穌出生的時候。依據計劃，施洗約翰必須先來到世上為耶穌預備道路，當人類歷史與神的永恆旨意交匯之時，撒迦利亞（施洗約翰的父親）和馬利亞（耶穌的母親）進入kairos的時刻。

「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壇的右邊，向他顯現。撒迦利亞看見，就驚慌害怕。天使對他說：『撒迦利亞，不要害怕！因為你的祈禱，已經被聽見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約翰。你必歡喜快樂，有許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樂！』（路1:11-15）

撒迦利亞的妻子伊利莎白在婚後一直不孕，夫婦過了生育的年紀。但神沒有忘記他們許多年前的禱告，這時天使帶來了好消息，這是kairos的時刻，神的超自然能力要令所有事情為建立天國而效力，而撒迦利亞和伊利莎白快要如願以償。

在kairos的時刻，撒迦利亞怎樣回應呢？

「我憑著甚麼可知道這事呢？我已經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紀老邁了。」（路1:18）

撒迦利亞是個祭司，非常熟識聖經，所以知道天使所說的，已有先例。這不是神第一次使不孕的女人過了生育期仍然懷孕，他的祖先撒拉便是一個先例。撒迦利亞認識這點，也認識神的屬性，所以天使的信息已足為確據。但是他嘗試用天然的心思分析天使的信息，以致在不信中畏縮不前。

神針對他的不信，使他不能說話（或許是為他著想，以免他失落了命定），直至他看見應許實現。九個月後，家庭正為新生兒子起名，你一言我一語，撒迦利亞突然想起主的話，「要給他起名叫約翰」，他就將名字寫在一塊板上，當他與神的旨意一致時，他的舌頭得舒展了，現在可以為神賜下的恩惠歡喜快樂。

天使向撒迦利亞顯現幾個月後，也有天使造訪他的親戚馬利亞，帶來驚人的信息。

「蒙大恩的女子，我問你安，主和你同在了！」馬利亞因這話就很驚慌，又反覆思想，這樣問安是甚麼意思。天使對她說：「馬利亞，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有窮盡。」馬利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有這事呢？」（路1:28-34）

馬利亞的處境有別於撒迦利亞，當時沒有處女懷孕的先例。所以馬利亞問了一個合理的問題：怎麼有這事呢？她得了一個很「不合理」的解釋。

「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路1:35）

這時候，馬利亞要作一個決定。如果她嘗試用自己的心思去理解神的話，就沒法領受所聽見的話。但因著神的恩典，馬利亞選擇不同的回應。

「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路1:38）

馬利亞的回應反應出她對神的深度信任。信任是建基於對神屬性的認識。縱使馬利亞知道她的人生將不再一樣，但簡單的信心仍使她接受最不可置信的話語。本來是受人尊重的處女，訂了婚，但搖身一變成為未婚生子的女人。但她認識神，所以放心將自己交託給祂，單純地依祂的話而行，信任祂會負責一切的後果。

聖經裡有兩個希臘詞語可解釋為時間：時間(chronos)和時機(kairos)

若我們今日想參與在地上建立神的國度，必須對神有這樣的信任和深度認識。我們正逐步朝向「末後的日子」前進，我們將不再是偶爾經歷kairos的時刻，而是進入「時機的季節」(kairos seasons)，神會按照祂數千年來的心願帶動歷史的發展配合祂的旨意。故此，主要試驗我們，教導我們，訓練我們如何行事如同神的眾子，在聖靈的帶領下作智慧人，能分辨神的季節和時候。（羅8:14，代上12:32）

當以斯帖在這地興起

「大衛，你來聽！」趙仲權牧師很興奮地說，並調高電視新聞節目的聲量。

「昨日大屠殺倖存者加拿大人末底改·朗倫 (Mordecai Ronen) 為死在納粹集中營的媽媽和姊妹祈禱時，總理克里靖 (Jean Chretien) 禁不住流淚，說這是他人生中最感動的旅程。」

總理克里靖到訪奧斯威辛集中營時，感到異常震撼。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殺的猶太人有一百五十萬，大多數死於囚室、毒氣室和焚化場。他說：「你不知說甚麼才好，你只能說要銘記在心，不要讓這種

慘劇再次發生。我們都有共同責任確保歷史不會重演。」

克里靖是加拿大首位到訪納粹集中營的總理，行程中有大屠殺倖存者末底改·朗倫和他兒子陪同參觀，他兒子是加拿大猶太人代表大會的會長。

「下一則新聞，加拿大……」聲量逐漸減弱，趙牧師最後關了電視機。

我靈裡很激動。在11月的聚集，領袖們哀哭呼求，主告訴我祂的應許，但當時我未能完全明白。

「大衛，因為這地已經有餘民興起來，像以斯帖來到我面前，我就向你們伸出恩寵的權杖，我將會讓你們看見我能作甚麼。」

當以斯帖願意為同胞站在破口，來到王面前（不顧念自己的性命），主就讓她得著王的恩寵。祂感動王的心「取歷史來」，才想起末底改對王國的忠心，繼而王做了合神心意的行動，下令保護猶太人。



11月，神使一些加拿大的代禱者和領袖來到祂——我們的王——面前。現在神使地上的「王」——總理克里靖——去奧斯威辛集中營「取歷史來」，記念猶太人的故事，祂甚至安排「末底改」陪伴他！現在我們的總理宣稱加拿大會站在保護猶太人的一方，藉此將加拿大帶進神的心意裡。

我現在明白為甚麼主告訴我們，如果拖延到2月才有聚集，我們會錯過了時機。我學了寶貴的一堂課，認識到要跟著神的時間表行動，不是要祂跟我們的步伐。

神使用餘民去為整個群體取得勝利的例子貫穿整個舊約

餘民

我又學了另一個重要原則：若是要看見神的國度來臨，或國家被轉化，我們並不一定要聚集龐大的人群，只需要有「對的人數」的餘民，使神的心喜悅。當神所呼召的一群餘民，願意謙卑、破碎自己，等候神的吩咐，神就會伸出王的權杖，使政府或任何祂所要的人與祂的旨意一致。

餘民代表整體——我想仇敵從教會偷竊了這個原則。我們以為必須有一大群人，否則不能影響我們的社會；又以為禱告會必須聚集千千萬萬的人，才能促使我們的城市屬靈空氣轉變。或許改變是會發生，但原因不是人數，改變是因為所作的是神命定用來改變城市屬靈空氣的策略。我們的力量不在於人數，而是餘民聽見了聖靈所說的並且全體順服，這才是關鍵。（迦4:6）

神使用餘民去為整個群體取得勝利的例子貫穿整個舊約。但餘民應該有多少人呢？我不認為有一個固定的數值，每個處境也不同，有時候一個人就夠了。

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人重修牆垣，在我面前為這國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滅絕這國……（結22:30）

但許多情況是一班人。神在以色列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未向巴力屈膝的，以致在邪惡的君王統治的時期，以色列人也得保存下去。在所多瑪、蛾摩拉的事件中，十個義人就足以救全城居民免於落入神的公義審判裡。

在基甸的時期，神使用三百人打敗敵人，為整個民族取得勝利。在使徒行傳，120人同心合意，就足以帶來聖靈澆灌教會的預言獲得實現，國度也進入新的階段。

單單將榮耀歸給神

為甚麼神要用餘民？為甚麼不使整個群體一同行動以完成祂的旨意？有一個原因，就是讓我們認識到勝利不在於人的力量，而是在神的掌握中。

耶和華對基甸說：「跟隨你的人過多，我不能將米甸人交在他們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誇大說：『是我們自己的手救了我們。』現在你要向這些人宣告，說：『凡懼怕膽怯的，可以離開基列山回去。』」於是有二萬二千人回去，只剩下一萬。

耶和華對基甸說：「人還是過多，你要帶他們下到水旁，我好在那裡為你試試他們。我指點誰說：『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點誰說：『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

基甸就帶他們下到水旁，耶和華對基甸說：「凡用舌頭銑水像狗銑的，要使他單站在一處；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單站在一處。」於是用手捧著銑水的有三百人，其餘的都跪下喝水。

耶和華對基甸說：「我要用這銑水的三百人拯救你們，將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餘的人都可以各歸各處去。」（士7：2-7）

餘民是比其他人更好的「選民」嗎？絕對不是，神清楚知道每個人的恩賜和恩膏，所以在不同時候選了不同人成為部分餘民完成特定的旨意。

然而，不管誰是餘民，他們的角色都是一樣，就是做僕人站在破口，為整體帶來祝福和突破。餘民像耶穌在路加福音13章裡說的酵，沒有麵團（整體），酵（餘民）無法產生作用；沒有酵，麵團也無法發大。惟有當酵「服事」更大的麵團，兩者才能融合成為原先預定的一體。多美的圖畫，神在教會創造了互相依存的關係。

我們感謝神因著祂的憐憫，在11月的聚集興起一群餘民領袖。其後的五個月，我們祈禱，願所有為全國悔改被選召的餘民都會聽見主的聲音，並且順服回應，不被阻撓。

有一個原因，就是讓我們認識到勝利不在於人的力量，而是在神的掌握中。

A hand holding a bow and arrow against a sunset background. The hand is positioned in the center, holding the bow vertically. The arrow is horizontal, pointing to the right. The background is a warm, orange and yellow sunset sky with a dark, cracked earth in the foreground. The title '擊地' is written in large white characters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image.

擊地

許多忠心的
信徒因為沒
有完全的勝
利，而落入失
望和理想幻
滅的境況。

在溫尼伯大學體育館的兩天聚會裡，二千三百人同心敬拜、等候神、哀哭，但沒有出現突破。我們很疲憊了，不知道下一步是甚麼。

「大衛，還未見突破，我們可以做甚麼？」當我們在聚會前一同聚集查驗的時候，有些領袖問我。

我堅定地說：「我們可以召開另一個聚集，再另一個，再另一個，我們要繼續擊地直至有突破。我們不會選擇失敗，要為國家的命定爭戰，不能放棄，直到我們知道主悅納了我們的奉獻。」

如果要看見天國來到人間，以及國家、地域和城市的命定被釋放，我們必須堅定不移。

以利沙先知和約阿施王的故事表明了堅定不移的重要。以利沙叫王用箭擊地。

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神人向他發怒，說：「應當擊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亞蘭人直到滅盡，現在只能打敗亞蘭人三次。」（王下13:18-19）

故事告訴我們，爭戰的勝敗不在乎軍力，勝利首先出現在靈裡面，在先知的內室，結果在乎王的完全順服。（林後10:6）

我們是否多次在「擊地」時停了下來，結果沒有完全的勝利，神的旨意就沒有完全實現出來？更甚的是，敵人多少次反攻而重奪失去的領域？許多忠心的信徒因為沒有完全的勝利，而落入失望和理想幻滅的境況。



耶穌用寡婦和不義判官的比喻教導堅定不移。

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說：「某城裡有一個官，不懼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裡有個寡婦，常到他那裡，說：『我有一個對頭，求你給我伸冤。』」

他多日不准，後來心裡說：『我雖不懼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這寡婦煩擾我，我就給她伸冤

吧，免得她常來纏磨我！』」

主說：「你們聽這不義之官所說的話，神的選民晝夜呼籲他，他縱然為他們忍了多時，豈不終久給他們伸冤嗎？我告訴你們，要快快地給他們伸冤了，然而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德嗎？」（路18:1-8）

一旦放棄，我們就只有失敗。

神要看見我們對祂話語信心，抓緊不放，一旦放棄，我們就只有失敗。

最後的推進

下午的聚會開始，我們滿有決心回到體育館，繼續日夜呼求主，直至祂聽見我們的呼求，並轉臉向我們的國家施恩為止。

我俯伏地上禱告說：「父啊，我們不知道可以再做甚麼，你叫我們做的，我們全做了。我們在每件事上都力求順服，我們呼召人們來，他們也來了。我們痛哭、哀傷，只要你仍給我們力量，我們就不放棄。我們不會放棄你對這國家的旨意。」

神啊，憐憫加拿大，不要叫審判來到。在我們的軟弱中幫助我們，我們甚至不知道當如何悔改和哀求，沒有你我們便沒希望了。神啊！請你幫助我們，推我們一把，讓突破來到。」

幾分鐘後，一股聖靈的風突然吹進會場，我們哀哭的呼求聲更加激烈，好像神見我們氣力全失了，於是親自推我們一把。祂向我們顯示祂有多大的決心要釋放加拿大行在祂的旨意中。

這場靈風突然開始，又突然靜止，然後是主的溫柔

和甜蜜的同在充滿會場，帶來的平安是在這次聚集中從沒經歷過的。

領袖們對望著，心裡問道：我們突破了嗎？我們全感受到安息，但太突然了，反而讓我們驚訝。

神啊，今日你和天使作我們的見證

當我們在體育館的地上擠作一團，我們請那些被認定有先知性恩賜的人求問主。這不過是暫停，好讓我們休息一會兒嗎？還是主聽了我們的呼求呢？

一句先知性的話語印證了我們心裡的領受：「我已經接受了你們的奉獻，去吧，去立石為記。」

紀念的祭壇

神吩咐我們請參加溫伯尼聚集的人帶來一塊或多塊石頭。在聚集的末了，把石頭放在祭壇上，讓後人紀念這一日神聽見我們的呼求，向我們國家仰臉。

我們在溫伯尼大學體育館外面人行道上建立一個臨時祭壇，當日下午，幾千塊石頭放在那裡。在奉獻祭壇的時候，主引領我這樣禱告：「神啊，今日你和天使作我們的見證，這些石頭也向我們的後代見證餘民的忠心，他們在你面前痛哭悔改，你按你的憐憫使我們國家脫離審判，進入你的恩寵。」

我們禱告結束時，溫伯尼空中出現兩道彩虹，使我們想起挪亞和神的應許，祂說不會再用洪水毀滅全地。我們知道彩虹是主的記號，表明我們國家在當日發生了改變。神給了我們應許，雖然贖回加拿大教會的命定的旅程只是剛起步，我們的產業現在是穩妥的。

紀念之石

1999年的7月1日在溫尼伯(Winnipeg)的聚會中，每一塊在祭壇前的石頭代表著每一顆順服、想討神喜悅的心。

在眾多獻上的物品中，有位年輕女子送來一個小瓶子。她無法親自前來，但卻定意要以她的悔改來尊榮神。聚會前幾個月她禱告、哭泣，瓶子裡所裝的是她的眼淚。

「就灑在祭壇上」，她吩咐幫她把瓶子帶來的朋友。

在將祭壇獻給神之前，戴冕恩牧師將她所獻的灑在石頭上。





列國——祂的產業

在詩篇 2 章 8 節，天父給祂兒子一個應許：

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

耶穌希望每個國家都成為祂的產業。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有其獨特的性情、命定和被神賦與的目的，一一要來反映神榮耀的一面。教會的責任是管理耶穌託付給我們的產業。

他從一本（本：有古卷是血脈）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徒17:26-27）

我們住在何處，我們生來是某個民族的人，絕不是偶然的，卻是神的定意。正如亞當和夏娃被放在伊甸園看守那地，不讓敵人入侵，我們同樣地被神放在一個「園子」，我們要看守和保衛，直至那地成為神國的產業。

我真心相信神在各國各民中為自己保留一群餘民，他們最大的渴望是為祂建立安息的地方。這群餘民放下自主的權柄，放下人為的計劃、議程、時間表，以謙卑和破碎的態度，如同一個合一的身體來到王面前，為要領受神對國家心意的啟示。他們回應呼召作順服的僕人，每一步都跟隨神的計劃，期待看見國家實現命定。他們為整個群體站在破口中，直至看見神的榮耀充滿教會，又透過教會充滿國家。

這群餘民在地上被興起的時候到了，他們呼喊說：「願你國度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知道全世界各地有許多的信徒，他們也有和我相同的渴慕：要得見主的榮耀在祂的教會中找到一個安息的地方。

我寫這故事是要分享一些國度的原則，這是主在加拿大過去十年的旅程中所教導我們的；好使你們也能被鼓勵，為你們的國家勉力，使之成為祂的基業。

我的禱告是，你們從文中尋得啟發性的故事及來自於天上的啟示，激勵你們的靈永不放棄：繼續「擊地」直到完全的得勝來到。

我的盼望是很快有這一天，耶穌迴響於歷世歷代的禱告終將完全的成就。必將有一個身體，結合在超自然的愛中，全然地降服順從於一個元首。為世人而死的耶穌終將被完全的顯明出來，而人們也終必明白，他們是何等的蒙愛。

主僕
戴冕恩



戴冕恩與結婚二十二年的妻子路得，及他們的七個子女，現居住在加拿大BC省的溫哥華市。

如欲了解加拿大的回家旅程，請瀏覽網頁www.watchmen.org，或電郵director@watchmen.org 聯絡戴冕恩牧師。

神國奇歷